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 第二回 李淳風課識天機 武媚娘初沾雨露

不說狄仁傑在路行程，單說太宗丁酉年點選宮娥。其時有荊州刺史蓋文達，點得美女一名，叫做武媚娘。刺史想道：「『媚娘』二字叫得不好，明日御前豈有稱之理！」進改名武口，取日月當空，萬方照臨之意，差官送入京中。太宗一見大喜，留在宮中，宿了一夜。次日拜武口為才人，左右不離。又封武氏一門官職，升蓋文達為弘文館學士，武口之父武士口為都督，一時榮耀，寵幸非常。有詩為證：

荊州美女出自貧，月貌花容似洛神。

淫蕩千秋作話柄，專權二九作明君。

深宮日日笙歌詠，梨院朝朝舞衫云。

高宗二百山河重，留得丹書污汗青。

其時司天監李淳風，知唐室有殺戮親王之驚，女主專權帝位，因此密奏太宗。太宗笑道：「豈有婦人能居大寶之理？這定是男子，或名中帶著『武』字，如有犯忌，即便殺了。」此時華州刺史李君羨，因他貌美，人都稱他為李五娘，太宗聞之，忌而生疑，齋詔召至半路殺之。又傳旨各處搜求，凡有姓武，或縣名武，名字涉於婦人類，盡行誅戮。

李淳風知屈殺多人，連忙奏道：「陛下勿殺害眾人。臣前日所奏，上達天意，不敢有誤。武氏乃宮中武氏也，望陛下去之。」此時太宗正當錦帳歡娛，鴛枕取樂，怎肯將武氏貶殺，便道：「卿既能知未來天意，可曉得今科狀元是誰？」李淳風道：「陛下暫停一日，臣當魂遊天府，便知分曉。」太宗准奏。

是日，李淳風沐浴齋戒，焚香望天祝告，祝畢，遂臥於殿前。直至黃昏，方才醒來，即俯伏奏道：「陛下在宮與武氏淫樂，上帝怒極，必須殺之。可挽天意。若問今科狀元，臣見天榜名姓，乃火犬二人之傑。有彩旗一對，上有詩一首，詩曰：

美色人間至樂春，我淫人婦婦淫人。

若將美色思亡婦，遍體蛆鑽滅色心。

太宗聽了，命李淳風書其姓氏詩句，藏於盒中，加上皇封，置於金匱，候揭榜之日，取出一對，如果不差，即廢才人武氏。說罷，退朝入宮。是夜有疾，臥病在牀，次日罷朝。

有東宮太子，乃是高宗，入宮問安，武氏故意裝出許多風流，小心勾引高宗。高宗一看武氏，但見：

玉釵斜插鬢雲鬆，不似雀微鏡裡容。

頻蹙遠山增媚態，盼登秋水轉情濃。

高宗看見武氏這一般的風流俊俏，因想道：「怪不得父王愛這妃子，有了病，有這等豔色，自然夜夜不空了。」便留心欲私之，彼此以目送情，未得其便。偶爾高宗出外小解，武氏忙取金盆取水，跪捧於地，進與高宗淨手。高宗見他嬌媚，遂戲將清水灑其面上，低低念云：

昨憶巫山夢裡魂，陽臺路隔奈無門。

武氏即便輕輕答云：

未曾錦帳風雲會，先沐君王雨露恩。

高宗大喜道：「觀汝才色兼美，深得我心。」遂攜他手而起，竟入便宮無人之處，著武氏去了小衣，遂成雲雨之歡。這不叫做：

君王只愛新人樂，忘卻綱常天子尊。

不一時二人雲收雨散，武氏泣道：「妾侍至尊，感承垂念。今蒙殿下之恩，遂犯私通之律。倘日後位登九五，則置妾於何地？」高宗聞言，發誓道：「俟宮車晏駕，朕即冊汝為後。有違此言，天厭絕之！」武氏道：「口說無憑，須留表記。」高宗即解所佩九龍羊脂玉環為贈，武氏叩首而謝。自此以後，宮中出入，並無阻擋。

太宗漸漸龍體無恙。至放榜日期，首名狀元姓狄，名仁傑，二名楊炯，三名盧照鄰，傳臚王勃。太宗看罷，吃了一驚，心中想道：「我只道李淳風是狂言，誰知連一字也不差，豈非天意！」即召李淳風進便殿，問道：「卿說狀元名姓不對，何也？」李淳風奏道：「臣一時不敢洩露天機，將狄仁傑三字分開，所以說『火犬二人之傑』，乃是狄仁傑也。臣該萬死，求殺武氏。」太宗道：「武氏在朕宮中，服侍一場，並無過犯，豈可賜死！朕自有主意，將他遣發便了。」不知武氏如何下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